

1932~1944 小說／散文／詩／歌謠

台灣鄉土文學選集

(二)

林川夫主編



賴滄清・周定山・蔡秋桐・楊朝枝・呂石堆・楊貴・勵人

121
15

SUNNY BOOKS

1932~1944 小説／散文／詩／歌謡

台灣鄉土文學選集
== (二) ==

林川夫主編

台灣鄉土文學選集 (二)

編者	林川夫
發行人	林聰富
出版者	武陵出版有限公司
社址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19巷19號
電話	3638329 • 3630730
傳真號碼	3621183
郵撥帳號	0105063-5
法律顧問	王昧爽律師
地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1號11樓
印刷者	上英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裝訂者	忠信裝訂廠
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1128號
初版	1991年10月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定價160 元

●缺頁或裝訂錯誤可隨時更換●

ISBN 957-35-0385-9

ISBN 957-35-0359-X

SUNNY BOOKS

1932~1944 小説／散文／詩／歌謡

台灣鄉土文學選集
== (二) ==

林川夫主編

從小說來

認識日據時期的台灣

林文義

過去，在國民黨御用文人的口中，台灣省「文學」乃是一九四九年以後，撤退來台的中國文人所帶來的，大家且信以為真。

自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之後，少數有良知的台灣作家力抗挾其黨、政、軍力量的御用文人，意外的，獲得了有識之士與台灣群眾的認同，由「鄉土文學」進而正式肯定「台灣文學」這段過程，自是坎坷而辛酸。

從戰後的鍾肇政、李喬回溯而返，吳濁流、葉石濤為我們呈現一片屬於真正「台灣文學」的天空，再往前追尋，賴和、楊松茂、張我軍、楊遠、龍瑛宗……在日據時期，以他們堅定而卓越的文字控訴日本統治者，並寫出被統治下的台灣人民的韌性與哀愁。

明潭出版社的「賴和全集」及遠景出版社「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乃至於現今的前衛出版社所逐步推出的「台灣作家全集」，無不是莊嚴的提出「台灣文學」自主性

的最好證明。

曾經極有心推出「民俗台灣」，讓這套失傳久矣的「台灣寶典」重新復活的武陵出版社，此次出版這套日據時期台灣鄉土文學選集，自有其深遠的時代意義，也打破官方一向所厚顏宣稱「文學」是從一九四九年開始在台灣生根的妄言。

彼時的台灣作家，以日文寫作，寫的卻真正是台灣的人、事、物。每一篇作品，都是被統治下的台灣人的故事，也深刻反映出當時的民間印象，誠然是十分的可貴。

經過了五、六十年，這些作品今日看來，依然令人怦然心動。被死滅的，再次復活，被扭曲的，再次扶正……台灣文學一如被凌辱了百年的台灣歷史，一樣的無奈、苦楚卻堅強。

從小說來認識日據時期的台灣，毋寧是武陵出版社印行這套好書的動機，武陵的主持人林川夫，昔日亦是文壇知名之散文好手，他的理念與對台灣的關愛，化為實際的行動實踐，自是令人敬佩，亦深引為可喜可賀之舉。

台灣，這套書說的正是對她不渝的熱愛。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三日自立晚報

本土副刊

錄

目

151	財子壽
189	無醫村
199	人是這般憔悴
202	貧民嘆
202	自言
203	農村雜詩
206	貧民嘆
208	To Play
209	天公反常
212	自殺行

姊妹

賴堂郎

半個月來下得夠膩人的淫雨，看着竟有晴霽的模樣了。

彰市東邊的市梢，就是那先前曾以熱鬧出名的所謂「五福戶」之一的市仔尾。當這久雨之後，那因了市面移動的結果，頗現得冷落蕭條的街上，更加是淒清冷寞得不堪了。

路上泥濘滿面，行人稀少得直可以屈指來數，瓦雀們自在的地便在潑水處濺羽。時常在道旁聚衆嬉戲的孩子羣，此時也不知道藏匿到那裏去了，祇見張家的女孩兒阿花，一個人倚傍着她家的門限邊站着發痴。

這是一所竹棟灰塗壁的住家，門面只有丈來寬，爲雨水所濡濕了的牆壁，就呈現着一層淺黑色，牆根的灰塗處處剝落了，坦露着半截作褐色的「竹篋仔」。而它是這樣的正位置在道路的拐彎處，從遠遠處望着，彷彿就像凸出在街路當中似的。

似乎是看見有人走向她來吧，阿花竟別轉臉去向屋裏喊道：

「大姨來呵！阿——母——啊！大姨來咯！」

「死囡仔！雞仔鴨仔走入來你餽曉趕出去是麼？烏白嚷哈貨，看見鬼——要拖你去啦！」

母親就不怕喊破喉嚨似的，逼緊了嗓子盡所有的力氣發吼着，一聲聲就有如連發掃射的子彈

從廳裏的屏後打將出來，把個屋蓋都幾乎戳開洞子來啦！而它們一鑽湧出了街上去，便把四周的寂靜打破了，一隻蜷伏在電桿下的癩痢狗，竟張開了朦朧的睡眼，疑惑地搖頭擺耳來着，及等再見不到什麼響動，方才倒頭便又睡牠的了。

然而，客人卻於那遍聲響尚未逝去之前已經跨進門來了。步容是那麼急遽快捷，差點兒將阿花也撞倒了，要不是有那門限柱子從背後擋住了她。

這個叫做大姨的人，已有三十來歲的年紀了，穿着頗稱身的細緻花紋的黑布衫褲，脚下趿着一雙柴屐，可是這並非特爲雨天穿的，從來四季就常是這樣一雙柴屐在「囑囑」地踱來踱去的。腦後的一顆髮髻梳紮得倒也結實縝密，只差點油光。頗見頎長的身段現得很是矯健，四肢略覺有點過長，這使人要聯想起那種好鬥成性的「相拍雞來」。她底名字叫做「罔市」則是生爲女人之故，而現今已經是五六個孩子的母親了。

阿花母親的話顯然她是沒有聽漏了一句的，好大一會兒她就儘是大踏步地在那廳裏來回地團圍走着，模樣是焦躁得不耐煩。到後因等說話的人總不出來，便獨自行動起來了。攢前二步走到了八仙桌子左側，「磅」地一下子攔置了手裏的筐子，又一個轉身邁近了「頂桌」，揮起了另一隻手臂，也就把那一座燻得煙黃的，中間一處有點亮得塗了油光似的楠木神主牌拿下來了。但剛將放進籃裏去，不提防突地由斜側裏伸出來了一隻水淥淥通紅的手臂，那就好似一把鈎爪般的，說時遲那時快「拍搭」一下子給搶將過去了。一霎時，兩下裏都怔住了。這邊被奪的，隨那像預知

了將會有什麼結果似的，也就發了一聲狂吼，側轉身連哭夾罵地撲過來啦。對方可也一慌，一隻手緊緊握住了那塊板子，又一隻手便搭揪住了那個髮髻。兩個人就這樣，一個揪着不放，一個抱得緊緊的，一會兒這邊進幾步，一下子那個推幾下，一來一往扭做一團，打成一塊，把那個站在門限的孩子，驚得哇的一聲哭將起來了。

阿花的母親這時剛洗了碗筷，從灶下裏出來，因忽地聽見廳裏起了轟然的怪響，手也來不及拭了直衝出來，恰巧正遇見大姊罔市要拿走那座牌子。一時裏話也來不及喊了，於是打起來。身上只穿了貼身的短小衫褲，黑帆布橡皮底靴子給那柴屐踏得塗滿泥漿了。

她是罔市的嫡親妹子，名字叫做「招治」，而父母給她取了這名字倒似乎有應驗的，招治還是三歲未滿的時候，母親可真養了箇弟弟了。但是他卻沒來得及長大成，於罔市出嫁的翌年不知染了什麼病，竟不上二天工夫就死去了，同時便給那兩個姊妹間植下了禍根。

「噯喲！賊仔——啦 賊啊……呀！阿——阿你這死查某罔仔，還置哭啥事，不緊去叫你阿爸……返來！」

「賊！唔……你這麗都腔×，我……我賊，你……你哩？這便宜一……一下手就……想霸佔去，霸佔去！」

「霸佔啥，霸佔了你底啥貨，外頭腔……你有啥讓人霸佔？」

「哦呀！外頭腔，你你你呢……你招人……」

「招人安怎？父母教我招人，過得我……啊！你這死囚仔，叫你去喊你老父，還死逗這啊，哭！置哭啥貨，緊去！緊去！緊去合伊講……」

「叫啊！緊去叫伊來啊，來……看厝稅安怎清？哦，逗無厝稅，連……連厝也想霸佔去啦！」

「啲……啲……霸佔去啦！厝邊隔壁攏都有聽見啊！霸佔去？誰才是要來霸佔去啊！」

「大家煞煞去，姊妹仔啥事物飭參詳的？大家都置這仔，講講就是啦！」旁觀者裏的一個老漢子，看看得了插言的機會，便排解地大聲喊道。

幾個老相識的「厝邊嬭仔」「隔壁婆仔」，早已攢到她們跟前拉這個扯那個地，好大會兒拉開了那兩人。這時候也是七嘴八舌地訴前道後勸解個不歇。

「嗨！姊妹仔的事啥事物飭用講的！大家伙厝邊這麼幾十年啦！你們倆姊妹仔的性情我們誰個不知道？抱你們大，看你們大，還不是都說着從來沒看見像你們倆人這般投機的姊妹！有啥事參詳的，大家講講就煞去啦！」

「嚇！是啊，罔市仔你勸想想，你那當時還未嫁，恁們二姊妹仔敢不是頂相好的，怎樣今仔父母過身了顛倒飭和合了……」

「姊妹仔咯！哼！父母過身了，厝敢就不是父母的厝？恁大家給我評評，——嚇！一下聽見她查某子講我來啊，就指雞指狗將我罵，這……這敢不是連踏入門都飭用得啦！恁大家給我評評，

評評看！」

「返來？返來偷請神主啦！哦！你這孝順子孫？三不五時未曾看見你半塊豆乾肉條來作忌，公仔媽子就有顯聖！」

兩個人彷彿覺得了勝負，不是一下子能得分解，又看見勸解的人們一時祇是作好作壞地要叫她們息事，誰個也無意敢出頭來判個曲直是非，於是爲要喚起輿論，都將舌鋒轉向煽動的宣傳了。

罔市仔是給遮圍得沒有舉足伸手的餘地了，但她還是在挺胸頓腳地喊叫着。給揪斷了鈕子的前襟，撕裂下來飄着，從那裂縫裏就現露了一顆小袋子般的沉沉的乳房，後腦的髮髻搖搖欲墜，兩鬢零亂地垂拂下來，遮去了大半個面龐。但是她好像全不覺得，滔滔的話語就掠過了和事老們的頭上，擴開來，淹蓋了紛紛議論的聲音。

招治也被攔到右邊的「巷路門口」處了。然而她倆那同樣的面容，一式的體態聲音，假使不是個兒矮了一點，任誰也辨識不來誰是姊誰是妹的。

她們倒真不愧是一母同胞。而當那位好大姊出嫁的前夜，兩個人也曾經抱頭大哭了一場，互相囑咐慰安了一番的。祇是老年喪子的父母不該將這小女兒來「招人」，更不該把地登記贈與這小妹子。雖然有約要以頭一個生下來的男孩子，作爲母家這邊的嗣子爲條件。然而以這要兩姊妹再似先前的和好友愛則已太遲了。

今天這一場騷亂，也許過火了一點，但當以前父母尚在的時候，她們並非就能相安無事。還

是虧了舅父出來調停斡旋，作下了一個妥洽條件，叫罔市也把一個男孩子來給母家作爲「過房養孫」。但這倒愈使做大姊的有把柄了。

於是，厝地的登記名義變更之說隨即在她們間亂起來了，可是一向都不會弄妥。因罔市硬持着要變更做她那個「過房」的孩子底名義，招治卻固執着父母訂下的前議，久來各不相讓。

不過，妹妹如今當面斥罵她偷請神主，當大眾面前扯她的爛污、揭發她底私心，斯可忍孰不可忍？罔市可忍耐不住了。

「哼！我偷請神主，我就來請給恁看！」臉上佯着譁笑，一面說一邊就擺脫著擋了道的人們要走出去，但不曾成功。

「哼！攏是不聽人講的，招治是你小妹，就說她多說一句算得啥麼，伊原是家己的小妹啦！」

「大家這款喊來喊去也無路用！既然是厝地的事情，這號不動產不比別項，講隨隨便便變動得的，還是大家平平氣，好參詳。」

「不是隨便變動得的，要起拗蠻可也勸用的啦！已經戶口造有一個「過房」的，這算也是大家持分共業，紙頭紙尾都有名字，罔市仔！煞煞去啦！請神主要啥事？煞煞去，招治仔！」

和事佬們還是有長沒短地勸說着。兩個冤家似乎鬥倦了，叫嚷聲也逐漸少下來了。

門口外的圍觀者漸次也散開去了。但不知誰個突地插進話來叫道：

「恁豈是不知如今要市區改正？這角仔正有一條路啊！那家的房子要給拆掉都勸按算得哩！

煞煞去咯！相爭這款厝，吟顛倒討惱氣是有的。」

這些話說得竟是這樣沉穩平滑。那兩個精疲力倦的姊妹，都明白地聽見了，一句句就像打在心上的拳頭，把她們嚇昏了。兩張緊張的面孔登時每條筋肉一跳，紅裏透白、白裏透青，石化了也似的四隻眼翻過白來。

遮攔着兩人的女人們也都退開來了，倦怠的空氣襲着各人的心肺，各張臉上的表情頗有對這樣輕淡地就煞了尾的收場感覺不滿淡漠的神色。

「阿母啊！阿爸返來啦！阿爸來啦！」

這是阿花在喊叫。她出門去找她父親，現在剛好跑回來。

附註：「罔市」做姑且養之解。

「招治」即招弟之意也。

載於一九三六年六月「台灣新文學」第一卷第五號

稻熱病

賴賢穎

一、肥料是害人的嗎？

——苦——哇——苦——哇——

夜是煦和而爽朗的，然而杜鵑來的時候還早啊！那裏來這聲叫？

夜的寶庄是夢般的靜，夢裏的囁語似的這叫喊，卻使人們聽了心顫；它使小的噤住哭號，人們渾身筋骨爲之鬆弛，而在外面走着的，就彷彿背後給什麼不可知的妖魅跟踪了。膽小的甚至連在白天，也都要感到萬分的恐縮和不安。

祇是狗這類畜牲卻與牠們底主人們相反，現在牠們不但對這始終如一不變的聲叫，感覺到索然無味，甚且竟有幾分厭煩憎惡了。雖說，起初牠們底那好追奇獵異的習性也曾得了狂奮般的滿足。

鄉村的夜晚是夢般寂靜的，然而沒有了狗吠的鄉村的夜，更加是沉靜——幾乎令人要以爲一切全皆死寂了。

——苦——哇——苦——哇——

叫喊是嚙語般地破空而起來着，幾年來如一日不曾稍異的一樣的聲音，一樣間歇短促地頻喚着，一聲聲就像廢墟上招魂的魔咒，給人們底心上遮下了一層陰翳；它又有如一張弦的弓發射出來的無數愁煩的箭矢，貫穿了那些顆沉鬱的心，使了每個臉上罩覆了永不能去的愁雲。

它確是這寶庄不祥的禍祟，而那些虔敬的老輩要主張，糾合全村的男女孩童們統統去乞個「媽祖婆」香首火來佩，這樣的事也就未足爲怪了。

然而叫喊依然叫喊着，而且還要繼續地叫喊下去——執拗而蔑視地：

——苦——哇！我——苦——哦——

它儘這樣地盪漾着於這黑暗的夜晚，真叫人不禁要想起子規這鳥兒；牠那不知聲嘶力竭的懇摯情切的呼喚，不是凡誰聽了都要深爲感動的嗎？

許是因了這緣故吧！今晚村店裏大都的話題，纔全落在這一點上。

王海，這個耕地愈耕愈少起來的老佃戶，他底感慨更是憫人惜己的無量之至。

人們剛看見他一脚跨上了那傍路砌起來的石頭階沿上，也不知可站住了不會，便聽見他叫道：

「呀！駛伊娘哩！這瘋子到底要到幾時才不叫喊呢？」

接着便來了幾下子的搖頭嘆氣，然而那顆頭竟是這樣有力地晃着，反倒叫人以爲他是要從那上面搖掉什麼。

「要不，你把她有什麼法子呢？」是一種柔靱響亮的回答，加以說得又是這麼穩重肯定，愈